

走近鲁迅，师生共寻突破之路

本报记者 却咏梅

“鲁迅精神的内核不管在什么时代，都会被不断地传承下去：他是爱国的、战斗的、顽强的，但其实还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在日前举行的中国鲁迅研究会基础教育分会2022年会暨“鲁迅文学经典研读与教学”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认为，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对于鲁迅精神怎么普及和传递，还比较空，单讲爱国主义是不够的。



杨宗蓉 摄

八道湾鲁迅纪念馆内的《阿Q正传》创作室。

“立人讲研团”团员为高一新生讲解鲁迅与新文化运动。



吴静瑾 摄

1 不要满足于陈陈相因的解读

无论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还是当代中国人，鲁迅都是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温儒敏说，我理解的鲁迅，他是精神界之战士，是反传统的、反专制的、反庸众的；他是独立的、“不合作”的、“不合作”的，所以鲁迅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学习鲁迅最宝贵的东西，应该是独立的思考、敢于质疑、敢于批判和韧性的战斗精神。国民对鲁迅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学生时代教科书中十几篇课文，奠定了对鲁迅的基本认识。所以要想办法提高教师对鲁迅作品的认识，教师就是种子，然后影响学生。有水平的教师会多读书，关注鲁迅研究的进展，再把那些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这里有一个选择和平衡问题。“不要满足于陈陈相因、固定的解读方法，老师要有一桶水，才能舀出去一两碗水，你不能现炒现卖。”

具体到阅读教学，温儒敏认为，教师对鲁迅精神的内核应该有一个基本把握，不要死抠思想意义，现在普遍讲得比较死板。比如初中一年级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学生们非常喜欢。但这并不是鲁迅专门为孩子写的，而是在经历了人生的各种坎坷历练之后对自己童年的眷顾，其实是写了成年人的忧伤和无奈。这一点学生可能难以理解，教师在教学中不一定要导向成年人的那种感受，可以在基本的教学之外开个“口子”，

慢慢地让孩子们理解。等他们长大以后，回想这个作品，就能够了解其中的深味了。“所以我主张学生自己多读，老师不要做很多的解释，我称之为‘裸读’。如果读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老师再做引导。”

然而，想要真正走进鲁迅并非易事，他的用词和文风可能会让现在的青少年产生一些距离感。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贵良看来，现代文学家的白描艺术没有超过鲁迅的。白描是伟大作家的秘诀之一，它可以直接呈现人物或者事物的外形特征，看似简单，但要做到传神而精练并不简单。而且鲁迅笔下的人物语言独具个性，议论抒情含蓄深沉、运用词汇出人化，语句反复而层层递进，善于运用反语夸张等进行讽刺，运用标点符号精准达意，他建议读鲁迅作品时，要注意“我”与对象的均衡，还要注意鲁迅思想中冷与热的结合，以及从绝望到希望转化。

“理解鲁迅杂文，对于深入理解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观念都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洁宇表示，在鲁迅自己多样的写作实践中，杂文是不可替代的主角，比起小说、散文等其他类型，杂文是他写作时间最长、数量最大、影响最巨大的部分。鲁迅杂文以其“诗史”的雄心、“有情”的姿态、洞察并执持于世事的“杂”与“真”，和“锋利而切实”的“骨力”，实现了为“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且介亭杂文〉附记》）“作证”的目标。

3 构建鲁迅与当代中学生的精神通道

如何突破中学鲁迅作品的教学困境，以学生为主体，探寻适合学生接受和理解的阅读路径，构建鲁迅与当代中学生的精神通道？许多学校进行了有益探索。在11月5日举行的中国鲁迅研究会2022年会暨“鲁迅研究的历史回顾与范式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特别增设了“中学鲁迅语文教学”分会场，来自全国各地的24位一线教师进行了展示和交流。

深圳市翠园中学教师肖佳认为，打通鲁迅与当代中学生的精神通道的第一步，是教师在教法上摒弃过往模式化的教学方式，给予学生足够的耐心，让他们去阅读文本，获得真情实感，让他们去做“思考题”，将课堂主场交还给学生。她曾在《祝福》的最后一节课，尝试让学生自由言说鲁迅，并写下文学短评。让她感动的是，学生的理解力与感悟力比我们成人想象得要高，他们的书写有一种对鲁迅思想的回应。一个学生写道：“如果说鲁镇人们的冷漠与麻木是当时封建思想时代的产物，那么为什么今天时代翻天覆地变化了，我们周围却仍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对许多道听途说的人与事在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品头论足当做笑话或者话梗，同样的冷酷与麻木？想起鲁迅曾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学完了《祝福》，我感到以后哪怕不能做到时时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也绝不能做一个冷漠无聊的看客。”

成都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教师朱莉介绍了学校以“12年一贯”“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的方式，构建鲁迅作品阅读体系的实践。其中“三位一体”是以教材教学内容为依托，将课外阅读纳入教学计划，并结合不同学段学情特征进行鲁迅作品阅读和教学体系的整体规划和设计，即小学阶段主要培养兴趣，触摸鲁迅生命的底色；初中阶段习得方法，领会文字背后的思想；高中阶段唤醒觉悟，传递鲁迅精神的炬火。学

只有这样，在课堂上才能有底气，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鲁迅终生从事“立人”事业。实际上，培养一代雄健的国民，需要三代教师持续“站立”的姿态，用鲁迅作品的铁质营养学生的血液，用鲁迅精神的钙质强壮学生的骨骼，让孩子们的精神家园和汉语家园永远郁郁葱葱。

校通过构建鲁迅作品阅读的“全景”场域，从更大视角和更高层面上构筑鲁迅精神滋养的沃土，从外源性的阅读要求，逐步走向内生的阅读和思考，引导学生在多维度时空的阅读中，体验、感悟、内化和传播鲁迅思想，从鲁迅精神的受益者，成长为鲁迅精神的赓续者。

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活跃着一支传播鲁迅思想的学生讲解和研究团队。校园内的八道湾鲁迅纪念馆原是一所三进四合院（八道湾十一号），1919年11月至1923年8月鲁迅和家人在此居住，并创作了《故乡》《阿Q正传》等传世名篇。该馆历经四年的布置展陈于2018年对外开放，为此，学校通过学生招募、面试选拔成立了“立人讲研团”，服务于八道湾鲁迅纪念馆参观讲解，也是学校立人课程的组成部分。

八道湾鲁迅纪念馆研究员杨宗蓉介绍，“立人讲研团”的培训课程由特聘鲁迅研究专家、北京鲁迅博物馆专业讲解师和本校教师进行指导，还会定期举办读书分享活动，围绕“读鲁迅的书和读鲁迅读过的书”主题举行阅读分享会，组织学生自选鲁迅经典著作译目进行朗读，自编、自导、自演短剧，并针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自我阅读和研究。学生们设计、完成了《八道湾胡同研究》《自然科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由铁屋子说起》等课题，其中罗宏伟的《八道湾胡同研究》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全国展示交流一等奖，侯欣媛的论文《鲁迅在日本的影响开端》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如今，“立人讲研团”已形成老团员带新团员、高年级带低年级、初一招募六年一贯这种传帮带的传统，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在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时代，我们如何清晰而又坚定地作出自己的选择？是随波逐流崇洋媚外，还是在批判反思中推进国家的发展，这是青少年学生面临的问题。”杨宗蓉说，“立人讲研团”的团员们既有青春理想，又有家国情怀，他们是这个时代里的一束光。

“全民读书”已有数载，大有起色。培养了不少读书人，功莫大焉。当然推广读书的大业是个慢功夫，任重而道远。今年高考结束后，我调研了几个高中生高考后的暑期计划，遗憾的是没有一个计划读书的。孩子们与书的亲近关系依然很难建立，我们要与游戏、短视频争夺孩子，要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性。

各行各业都在升级，阅读推广也需要升级，使之更有效、更精准。下面就阅读升级所涉猎的几个问题，与大家交流一下我的思考。

务必激活阅读主体。阅读主体没有觉醒前，阅读者就没有有效的阅读，也不会有有效的阅读积累。真正的好作品，一定会有吸纳阅读主体深度参与的强大蓄能，也一定是在欣赏者、阅读者的参与下最终共同完成的。阅读或欣赏活动的真正开始就是主体的觉醒，主体觉醒的标志，就是深度参与了作品的最终完成。

例如我们的国画，在绘画主体部分的强大调动下，大量的留白是有生命的，留白部分由欣赏者在欣赏过程中自己填满，那是天空，那是水面，那是风在吹，那是船在动。好书也是这样，大量的留白内容在阅读者自己完成。如果阅读主体没有觉醒，阅读主人翁没有真正介入，作品就没有被激活，其实质是作品没有最终的完成。所有酣畅淋漓的阅读，莫不是有深入的情感及思想投入，而不是僵化呆板地单向接受。主体觉醒以后，才能有效阅读，从而开启主体的自我建构。随着阅读的深入和积累，阅读主体才逐渐丰满。

激活主体后，阅读指导过程当要最大程度尊重阅读者的主体个性，减少追求标准答案。因为刻意追求标准答案，最容易伤了阅读“胃口”，也难以建立自主的阅读生态。我们应该允许个性化的解读，只要能自圆其说。这个过程中，最好是有个辩论的氛围。如果阅读理解有明显硬伤，在辩论过程当就不能自圆其说，自然会自我修正。我们日常读的很多书，一开始读的时候都认为理解是正确的，但随着我们的成长、成熟，不断发现自己的理解有误，会自我修正。总之，整个阅读过程中真正的主角是阅读主体，而不仅是作品，主要任务是阅读主体的成长变化。这叫得鱼忘筌。

戒“玩物丧志”。北宋年间谢上蔡先生，就是谢良佐，去拜会程颢。谢良佐已经是中进士了，跟程颢交流的过程中，用着哪一段经典，哪一段圣贤的话，即随口背出，熟练记诵经典，可谓才华横溢。程颢说你这叫玩物丧志啊，上蔡先生听了当时汗流浹背。程颢的话中上蔡的要害。记诵之学为小道，求道才是根本。现实中这种玩物丧志是不是更严重？程颢接着又说了一句话：你还是有点恻隐之心。这段话里，程颢先生说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志，一个是心。志者，求道之志，读书要有求道之志。游高于道外的读书，就是显摆一下记忆力好、博学，这就是玩物丧志；另外读书人要有恻隐之心，就是与天地万物同此拜程颢为师，终生克“矜”，“矜”是他的心魔。

我们难道内心没有魔障吗？消除心魔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因为心事别人大多是偷偷解决的事儿，别人很难介入。人一辈子读过很多书，也悄悄化解了自己内心的诸多纠缠、矛盾、疙瘩，达到仁和畅达的状态。每个人都要安顿好自己的心灵，读书，与智者对话，这本身是个求道的过程。历史上和现实中其实有更严重的读书丧志。

警惕“越读越傻”。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提到有一位读书亡国的皇上——梁元帝，读书万卷，但“义不能振，机不能乘”，所读之书，不得其要领，“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当然是个案。对于阅读者而言，读书就

阅读升级的几个关口

张圣华

是入局。过去古人读“四书五经”，就是入儒家所谓圣人之道；读佛老，就是入修行的局，读书者最好的状态就是“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澄明状态，既要有学习之心，又始终要有反观、修正之心。尽信书不如无书。无论如何读书不能入应试的局。

南宋陆九渊提过一个命题，尧舜之时何书可读，尧舜作为圣人，当时有书可读？不也成为圣人了吗？他说这话当然有点抬杠，是为了反驳朱熹只有读圣贤书方可践行圣人之道。我们思考陆九渊提出的这个命题，不是为了反对读书，而是为了我们更好的阅读。大家可以思考，像慧能又读过何书呢？与读书同样重要的是求索之心、独立之意志。如果阅读者能求尧舜之德，有慧能之悟，岂不善之善者也！

我们在阅读推广的过程中，谨防把读书玄圣化，不要灌输一谈什么都有观念，要建立正确的阅读观，切忌急功近利，须建立长线思维。

好读书不求甚解——但求会意。“好读书不求甚解”源于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好友吕安都主张好读书，不求甚解，得意而忘言。后来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的“甚解”，我们可以理解为过度解读，或读书便必须对字句词义详解释。今天，有些读书指导课但求“甚解”，是否“会意”却管不了那么多。有“甚解”，便不会有“会意”后的“欣然忘食”，严重的，导致读书味同嚼蜡。要防止培养寻章摘句、无一字无来处的腐儒。读书如与高人交流，最高境界不是得到知识，而是得到醍醐灌顶、恍然大悟的格调升级，这注定是灵魂的碰撞、心灵之交流，方是读书的根本所求。

归根结底，读书有个入门上道的问题。尝不到读书的乐趣，就建立不起与书的亲密关系。终生与书相伴的人，才是真正的读书人，一路走来有高人指点。作为指导老师，激发阅读兴趣，让学生亲近书本；及时给予阅读台阶，让学生不知不觉得登上阅读的高坡，这才是有效的指导。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去设计这种台阶，阅读指导就无从谈起。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拥有书这个终生挚友。（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常务副总编辑，本文根据作者在“2022阅读行动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整理。）

2 引领学生在鲁迅作品中多走几个来回

一直以来，鲁迅作品总被赋予难读难教的标签。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黄荣华认为，现在鲁迅作品教学有三大难点，一是学生心中早已有一个被意识形态化的鲁迅，情感上有所排拒；二是鲁迅作品情感与思想的沉重和陌生，学生不愿也无力与鲁迅一同背负；三是鲁迅作品多是语言迷宫（语义的丰富性与绝对性而非单一性与随意性，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的必然性与唯一性而非偶然性与多解性），学生的知识储备与艺术修养还没有达到可以轻易出入这种语言迷宫的高度。在他看来，无论哪一类鲁迅作品，都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文章的“共性问题”中走出，走进作家鲁迅的真实生命中，认识、理解、欣赏鲁迅，并内化于学生自身的生命品格。

湖南省长沙市明德中学教师马臻也表示，如何引导学生从“旁观者”“审视者”“俯瞰者”的外在视野，走向“与我有关”乃至“我在其中”的阅读，“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与经典才能交融一体，我们的课堂才是真诚地面向心灵、直击心灵的课堂，而不

是外在的文本解读和知识传授。

回忆起自己研读《祝福》的过程，北京市牛栏山一中高二学生马希妍感慨地说：“每次都能够从人物中找到自己，剥开自己，与或冷漠或残忍的自己搏斗，不说实现，至少是走到了自我救赎的路上。”在她看来，读鲁迅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将其照进现实。

北京市三里屯一中特级教师毕于阳20多年来一直指导学生阅读鲁迅作品，进行极富创造性的教学探索，比如组织学生动手抄报专号、与备课组老师一起引领学生全员阅读、进行基于学情的“问题教学”、编写校本课程等。学生们非常投入，初读《祝福》就提了1000多个问题。让毕于阳惊喜的是，好多问题以前是老师精心设计的，现在学生竟自己提出来了，而且有的问题是老师从未发现或注意的，这也给老师很多启发。一个学生十读《祝福》写了1.8万多字，另一个学生在十六读后这样写道：“积累了近两个月的这16篇阅读体会，将是我阅读其他书籍时取之不尽的一笔财富，也许对于别人，它们一文不值，但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一趟《祝福》研读之旅，字字金玉。”

“鲁迅的思想是通过富有特色的文章

“阅读行动”十周年 凝心聚力助推广

“为中国未来而读——2022阅读行动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王珺

“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要下慢功夫、细功夫、苦功夫。”11月16日，在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教育报联合主办的“为中国未来而读——2022阅读行动研讨会”上，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如是说。商务印书馆2012年成立阅读推广中心，自2013年起联合全国中语会、中国教育报共同举办每年一届的“为中国未来而读——阅读行动研讨会”，至今已走过10年历程。

中国教育报常务副总编辑张圣华在致辞中指出，全民阅读活动已有数载，起色不小，让不少人捧起了书本，培养了大量的读书人口。当下阶段，阅读与游戏、短视频争夺时空，这让阅读推广更加任重而道远。他认为，阅读指导也需要升级，而升级必须打通几个关口，其中最重要的是唤醒阅读

主体，只有阅读主体觉醒，才能进行更有效的阅读积累，才能开启阅读者的自我建构。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苏立康回顾了阅读推广中心的成立过程和阅读行动研讨会十年来走过的非凡历程。她说，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语文老师学习任务群的实现困难重重，很多语文老师还没有掌握新的教学方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希望阅读活动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在新形势下把语文教师培训工作开展起来，把阅读推广活动继续开展下去。

据介绍，“为中国未来而读——阅读行动研讨会”先后在安徽、青海、河南、四川、陕西、宁夏、吉林、北京、贵州等地，在全国各地播撒阅读的种子，传递着“阅读行动”的理念。针对语文教学实际情况和中小学

教师的需求，研讨会邀请王宁、顾德希、温儒敏、李山、苏新春、蒋重跃、刘兵、蔡天新、章启群、吴国盛、杨振宇、刘华杰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主题演讲，开阔教师们的视野；开设一线骨干教师公开课，为各地参会教师传授新鲜的教学实践；关注乡村贫困地区，为更多教师提供学习机会。

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长期关注校园阅读，新著《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讲析了26位作家40多部（篇）代表作，旨在为广大读者，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大学生提供阅读指导。本届研讨会邀请朱永新、聂震宁、孙绍振、刘勇、陈平原、吴义勤、陈晓明、李洱、王本朝、陈国恩等文学界、教育界专家学者，围绕“让校园阅读有趣有效”“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生活”等话题，对《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

篇》一书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这本书具有将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和文学生活融合起来的枢纽意义。温儒敏教授首倡“文学生活”研究，带动学界探索研究范式的转换，又将文学研究、文学教育的心得体会融入无所不在的文学生活中。书中选篇都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经典篇目，细读文本但不堆砌文献，不故作高深立论，将学术之论、感悟之真、语言之美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阅读的典范化，实现对文学经典的普及与化育，是学术研究走向普通读者的典范之作。

据悉，商务印书馆阅读推广中心近期将以“总结十年阅读行动成果，推动新时代阅读行动稳步前行”为主题，举办“为中国未来而读，阅读行动这十年”系列公益活动。